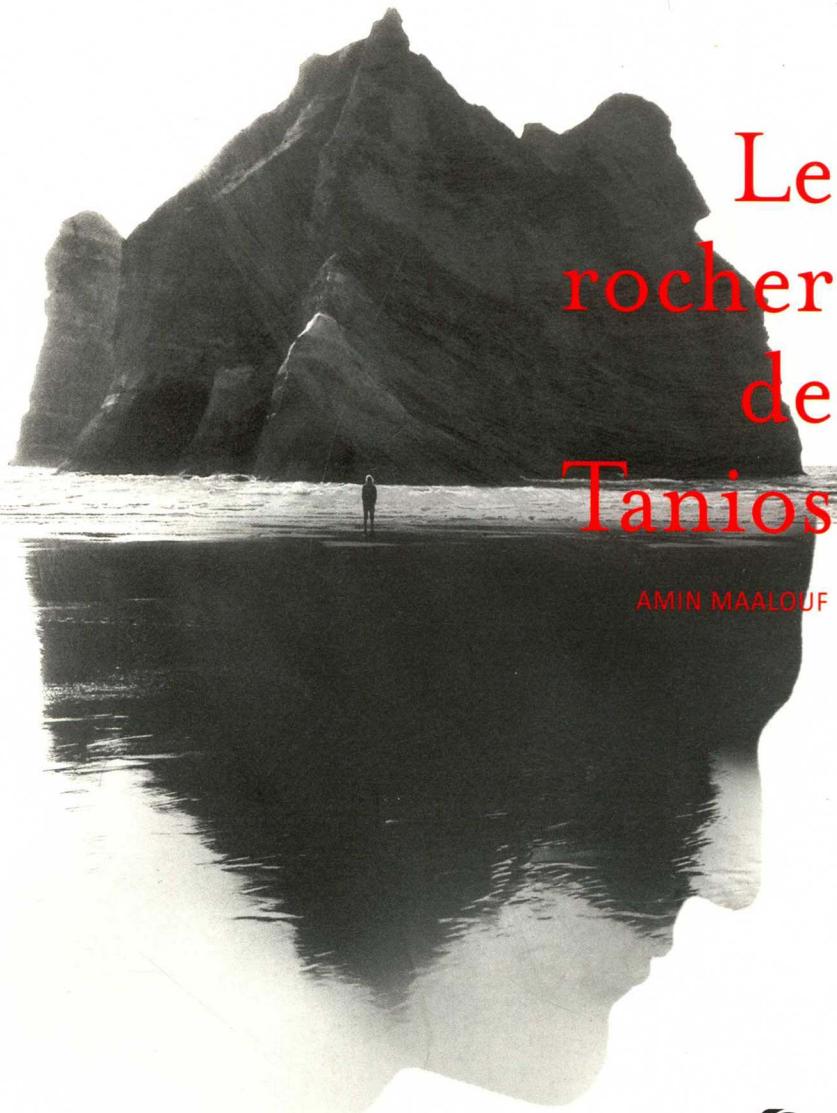


龚古尔奖获奖作品

# 塔尼奥斯巨岩

[黎巴嫩/法国] 阿明·马洛夫 著

吴锡德 译



新丝路文库

上海文艺出版社  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

# 塔尼奥斯巨岩

[黎巴嫩/法国] 阿明·马洛夫 著

吴锡德 译

Le  
rocher  
de  
Tanios

AMIN MAALOUF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塔尼奥斯巨岩/(法) 阿明·马洛夫著; 吴锡德译. -- 上海: 上海文艺出版社, 2018

(新丝路文库)

ISBN 978-7-5321-6363-2

I . ①塔… II . ①阿… ②吴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 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8)第083229号

Le rocher de Tanios by Amin Maalouf

© Editions Grasset & Fasquelle, 1993

Current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through Divas International, Paris 巴黎迪法国际版权代理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6-436号

发 行 人: 陈 征

出 版 人: 张 翔

责 任 编辑: 曹 晴

封 面 设计: 周伟伟

书 名: 塔尼奥斯巨岩

作 者: (黎巴嫩/法国) 阿明·马洛夫

译 者: 吴锡德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[www.ewen.co](http://www.ewen.co)

印 刷: 常熟市华顺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18

插 页: 2

字 数: 166,000

印 次: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363-2/I · 5082

定 价: 59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512-52605406



新丝路文库

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



## 编 委 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冯植生 张晓强 林洪亮 高 兴

曹德明 蔡伟良 薛庆国 穆宏燕

谨以此书  
纪念折翼之人

这是一个怎样的民族——  
阿勒格尼山<sup>①</sup>以及  
梦里的皑皑山岭<sup>②</sup>，  
竟可以因它而隆起！……  
何以会有如此顺畅的海流，  
如此巧妙的时辰，  
将我带进这个国度，  
令我睡意浓郁，浑身舒懒？

——法国诗人兰波 (A. Rimbaud, 1854—1891)

摘自《彩图集》(Illuminations)

- ① 阿勒格尼山 (Allegheny Mountains)，位居美国阿巴拉契山阿勒格尼高原的东部；意指某个想象的国度。——译注
- ② 白山 (djebel Liban)，即“黎巴嫩”一地之古名，因山峰终年积雪，岩石多呈白色之故。——译注

## 目 录

- 烙印 1 拉蜜亚的诱惑 / 007
  - 烙印 2 蝗虫肆虐的夏季 / 035
  - 烙印 3 疯子口中的命运 / 061
  - 烙印 4 英国牧师的学校 / 089
  - 烙印 5 少年白头 / 121
  - 烙印 6 荒诞的斡旋 / 143
  - 烙印 7 楼梯间的橘子 / 175
  - 烙印 8 为荣耀而受屈 / 211
  - 烙印 9 慈悲之罪 / 249
- 后记 / 279

# 第二章

我出生的那个村里，每块大岩石都会有个名字。譬如“军舰”“熊头”“伏兵”“大墙”，还有“双生仔”——也说成“吸血女鬼的大奶奶”，特别还有一块“士兵岩”，以前每当部队追捕“刁民”时便可从那儿瞭望得到。几乎没有哪座大岩石不被顶礼膜拜，不被说成神勇传奇。不过，每回梦中忆起孩提时的情景，出现在眼前的总是另一块大岩石，它的外观基座宽大，呈凹形，像被屁股久坐而磨损；靠背高而笔直，并向左右两侧下倾，恰巧形成两条扶手。我确信当中就只有这一块大岩石取了个人名，人们管它叫“塔尼奥斯巨岩”。

我常凝视这块御座而不敢轻易靠向它，但并非惧怕会发生危险。整个村庄就数这些岩石是我们的最佳游乐场。即使年纪还很小，我早已习于向大孩子们挑战，专挑最危险的大岩石比赛攀登。不用任何装备，全凭赤手空拳，因为我们的皮肤知道如何贴住岩石表层，而几乎没有哪一座巨岩能挡得住我们。

不！绝不是因为害怕摔下来而不去攀登它。而是基于一种信仰、一份誓言吧！我祖父在过世的前几个月要我发下的：“任何岩石都可以去爬，这座除外！”村里的孩子们也都一样的迷信，始终与它保持距离，敬而远之。他们大概也像我一样，以手抚着嘴上稀疏的胡须，发过重誓。而且也都获得一个相同的解释：“大家都称他‘塔尼奥斯—麦奶汤’这个绰号，有一回他爬到这块大石头上坐，之后再也没有人见过他了。”

人们常在我面前提及这个人物——本地无数个逸事里的主角，此外，

这个名字也一直困惑着我：“塔尼奥斯”。我听得出这是本地人将“安东尼”说成不同读音的其中一个，像是“安托安”“安东尼奥斯”“姆塔尼奥斯”“塔诺斯”或者“塔诺乌斯”等等，但为什么还会加上“麦奶汤”这个滑稽可笑的绰号呢？这个嘛，我祖父却不愿意告诉我，只说他自会衡量轻重，告诉孩子们可以知道的事情：“塔尼奥斯是拉蜜亚的儿子。‘拉蜜亚’这个女人名字你一定听过。这是很早很早以前的故事，当时我都还没出生啊！连我的亲爸爸也都没有。那时候埃及总督正与奥斯曼土耳其人打仗，我们的祖先吃尽了苦头。尤其是在那桩主教被杀事件之后更是凄惨。就在村庄入口，有人拿起当时英国领事的那一把枪，当场将他撂倒……”每每当祖父不愿意回答我的询问时，就只会讲上这些话。他总是搁下只字片语，像要指点迷津般似的，然后东给一个，西放一个，却不会让它们串扯在一起。这样过了好几个年头，直到我发现了真相。

好在当时我已经知道了“拉蜜亚”这个名字，也就掌握到最有力的线索。多亏有那么一句已经流传了二百年的谚语：“拉蜜亚，拉蜜亚，你怎么能够藏得住你的美丽呢？”从古至今，整个村庄的人都知道有这个名字。

甚至直到我们那个时代，当一群年轻人聚在村里的广场，一旦瞧见全身裹着披肩的女子走过，当中总是有人会低声喃喃：“拉蜜亚，拉蜜亚……”这句话经常是出于年轻人真心的赞美，不过有时候却意在挑起一种最恶毒的嘲弄。

这些年轻人对于拉蜜亚是何许人物所知无多，也弄不清这句谚语里所蕴藏的那段悲惨故事。他们只是乐于记诵从父执辈，甚至祖父辈处所听到的这句话罢了。有时候他们也会像长辈们那样，一边说着这句话，一边用手指向村庄高处，那座如今已经荒芜无人居住，但仍依稀可见其雄伟旧观

的城堡废墟。

由于一再瞧见他们做出这个手势，长久以来我便想像拉蜜亚应是一位如同公主般的人物，借着高耸的城垣，以便让她的美丽避开村民的视界。唉！可怜的拉蜜亚，倘若我亲眼见她在厨灶前那样不停歇的张罗打点，头扎方巾，手提瓦罐，在前厅内外碎步急行的话，我就很难会将她与城堡女主人混为一谈。

她的身份可也不是女仆！对于她的身世，现在我终于多了解了些。我总是打破沙锅问到底询问村里的每个老人，男男女女；二十余年来，这些老人相继谢世，除了一位高龄已九十六的杰布雷，他是我祖父的表亲。我之所以提到他并非只因他的寿命比别人长，而是这位担任过教员、对本地历史着迷不已的耆老，他的见证必定是最珍贵的。而说实在，也是别的线索所无法替代的。我会花上好几个小时牢牢盯住他，他头小光秃又满是皱纹——岁月的痕迹很扎实地烙印着，鼻孔如穴，阔唇大口。最近并没有再见到他，不过，有人告诉我，他还是那副信心十足的样子，说起故事来高谈阔论，外加无懈可击的记忆力。看我即将要写出的这些字字句句，还不如去听听他口中的天地乾坤。

除了有关神话的层面，杰布雷表叔公很早就让我分享一项挚友之间才有的看法，那就是塔尼奥斯的的确确是个血肉之躯。这些证据在几年后才被发掘；靠着几分机运，我终于亲手翻阅到一些权威可靠的记载。

我经常引述的这些文件共有三处，其中两份来自一些熟识塔尼奥斯本人的人，而第三份资料则是比较晚近的；作者是一名住在卡法亚布达——这是我们村庄的名字（我想在这之前我都还没提到这个名字吧！）——的艾里亚斯修士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过世。他的这本书名称如下：《山区史记：卡法亚布达村庄诸村落暨农庄历史——依形成

风俗之重大纪念物件、出生该地之杰出人士，以及依上帝意旨行事之重大事件摘记》。

一本奇特、瑕瑜互见，同时也相当令人受窘却步的作品。许多部分是以个人观点陈述的，言事热切，行文不羁，若干奔放的情绪，放肆的离题颇能引人入胜，直叫人信以为乃出自哪位大作家手笔。然后逆转直下，像是担心会犯下骄恣的罪孽似的，这位神甫复又自我驳斥，自行忘却，曲意扮演好一个虔诚编纂者的角色，以遂行苦行赎罪。他在书中抄录了一大堆早期的作者或彼时一些显贵的作品，而且尽可能采用诗体——十三世纪颓废时期的阿拉伯诗体，因此也就带有顺从的形象以及冷漠的情绪。

在细读了两遍这本近千页的巨书之后，我才有了上述的感知。整本书正确地说共计九百八十七页，起自序言，止于一句传统的书末诗文：“汝将读吾书，宽容以待之……”捧起这本精装的大书，绿色的封面只印上一个黑色大菱形图案；而当我第一次翻阅它时，并没有注意到密密麻麻的字体中既没有任何标点，甚至也没有分段，只有如波浪翻滚的阿拉伯书法字体，由四侧的空白紧紧套住，像一幅上了框的油画；倒是书页上下皆可见着一个扬起的字体，用以提醒读者转页。

正当犹豫着是否还要继续翻阅这本可能令人气馁的庞然大书时，我随意用手指拨页，眼角瞟见几行文字赫然在眼前跃闪而过，我连忙抄录下来，过后还替它上了标点并翻译如下：一八四〇年十一月四日，“塔尼奥斯—麦奶汤”离奇失踪的这一天……不管怎么说，他拥有过一切，有过每个人一辈子想要的一切。他的过去已真相大白，未来之途也坦荡荡。他并非真心想离开这个村庄。那块取上他的名字的大岩石，没有谁会去怀疑附着在其上的厄运。

顿时，这千页巨册已不再令我感到昏晦难懂，我改以另一种方式，像阅读一本导览，像对待一位良伴益友，甚至像有了一头坐骑一般，来阅读这本手稿。

我的探索之旅于焉展开。



## 烙印 1 拉蜜亚的诱惑

愿上苍宽恕吾人；  
规避祝祷及阅经良辰，  
费时撰述乡人残篇逸事。  
吾人以为，  
开天辟地以来  
若无先前数千载之历史，  
吾民生活之须臾何复存在？  
若无先人一世世传宗接代，  
吾民生命之悸动何以为之？  
譬如：  
他（她）们之邂逅、约定、结合，  
甚至彼此间之诱惑。

——卡法亚布达村之艾里亚斯修士《山区史记·序言》

